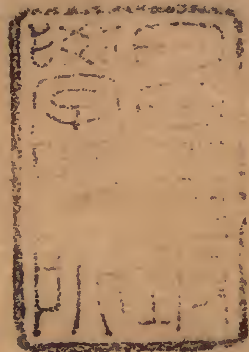


談經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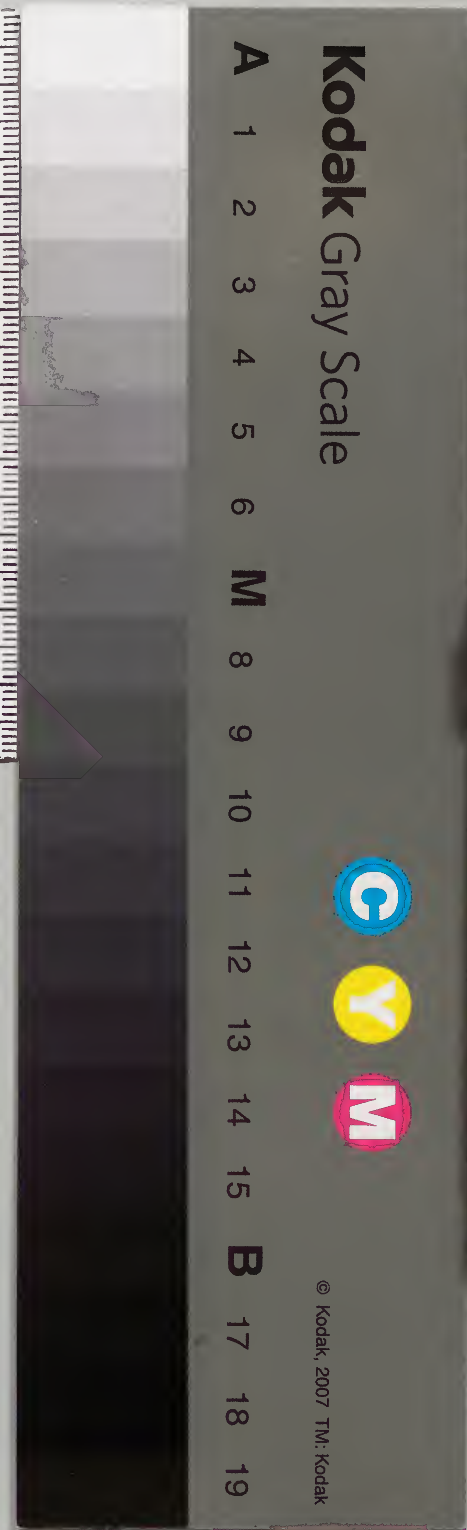
廿八廿九



漢書門			
八	四	五	類
二	六	二	號
二	四	四	函
二	九	二	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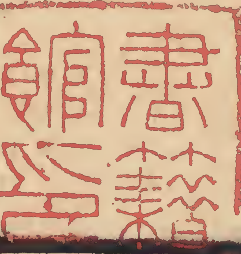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八	四	五	漢
二	六	二	書
二	四	四	類
二	九	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52
冊數	20 (14)
函號	277 70



談經苑卷之二十八

淺草文庫



應城張之厚銘卿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纂

鄱陽江和

下雉華至禮

巴陵楊一鵬

雲杜潘達

廣陵陳爰詠全校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

捫蠱新話云此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為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為禮樂其他獨樂之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顛乎樂書曰今夫鄭之好濫宋之燕女衛之促數齊之放僻慢易以失節流湏以忘本此新樂之發世俗之樂也黃帝之大咸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濩武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此古樂之發先王之樂也古今之樂以本同以末異古之所謂樂之本不過與民同樂而已誠能因今樂與民同樂是亦古樂之實也觀齊王悅南郢之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之鼓琴卒

授之國政彼其好世俗之樂狗末忘本如此又孰知與人與衆以反樂之本乎此晏子所以有獨樂之戒也孟子以齊王不能同樂於民故語之以今樂猶古所以引而進之也子夏以文侯好音而不知樂故對之以今樂異古所以抑而攻之也 呂氏春秋曰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衆為觀倣詭殊瑰務以相過不用

度量宋之哀也作為千鐘齊之哀也作為大呂楚之哀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生乎不知樂之情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歆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子墨子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于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中玄問辨錄云問今樂古樂果可比而同乎曰孟子非為言樂特因好樂而引之與民同耳當時諸侯暴其民甚而民亦疾視其上如寇讐然若有能與民同樂者誠可致王又馮暇擇

夫今之樂古之樂乎曰若得民之後而制禮作樂也則奚若曰畢竟是樂則韶舞放鄭聲今樂古樂何可同也初問云好樂甚者不徒好其聲容只要得先王制作本意在養人心而天下和平乃是元聲之本若止在聲容之間只可謂逐物之好不得謂之好樂甚果能好樂甚便推廣此心使百姓和平百物咸若和氣薰蒸徹於上下齊國不足王矣 今樂猶古樂只從源頭上求源頭是元聲之本有此本則用古樂亦可用今樂亦可無非宣其湮鬱流為大雅天人和同上下交泰何今樂古樂之異矣 下文鼓樂二節孟子只說作樂意思更不說

古今制度可見今樂猶古樂只在作樂源頭上論不必問制度聲容間也入而不仁如樂何與百姓同樂正是箇作樂之本矣孟子不但曲為引君之意真是實話

文王之囿

成公十八年春秋書築鹿囿穀梁傳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蘇穎濱孟子解曰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為囿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藪蕘雉兔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為也朱子語類曰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囿方

七十里先生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苑及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大全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

以為王之囿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 通義仁山金
氏曰文王靈囿在今鄆縣澧水之西其時三分天下已
有二不聞有七十里之說也孟子稱於傳有之必有所
疑文王於終南諸處為之厲禁以為田獵及細民樵牧
之地使以時入爾未必如後世之囿也孟子言事多因
其語意以開誘之初不辨其事之虛實有無也 高堂
隆集曰近日有司宣令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
能先覺白者賞賜之此為重禽獸而賤人也 後漢章
帝紀詔上林池籩田賦與貧人 宋史仁宗本紀有司
請以王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

何以是為

講錄云我

高皇帝嘗指宮中隙地謂

太子諸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內
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也夫隙地幾何而
且不忍為遊觀之所况忍廣囿以病民乎 遼史穆宗
朝有監鹿者亡鹿下獄當死耶律夷臘葛諫曰人命至
重豈可為一獸殺之良久得免穆宗本紀書殺鹿人者
五多至一時四十四人支解鹿人者一凡七人 子由
古史曰曹伯陽宋王偃國小德劣而圖伯者之事身死
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天者可以保天下畏天者可以保
其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矣

交鄰國有道乎

左傳子服景伯曰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
晏子春秋晏子聘於魯昭昭公問曰大夫儼然辱臨弊
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
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 齊策
曰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
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 韓非子曰勾踐
入官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文王見譽於王門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
守柔曰強 蘇頲濱孟子解曰小大之相形貴賤之相

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得已而
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而為之也
明儒經翼曰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視天下猶一家泰
然不復知小大之迹惟欲感而化之使同歸於仁故能
致敬盡禮以事小猶其事大也夫小者且能事之而况
於大國乎後儒不知仁者之心無以明孟子之旨遂易
事為字若曰吾撫字之便有許多較計形迹即有恩禮
之加與仁者之心已懸隔矣知者洞見事幾知天下勢
而已矣惟知大之當事而弱之當為役不復見彼之無
道而恃吾之能內脩也故能傾心盡禮以小事彼誠見

強弱之勢固以知自全明哲以保其宗社耳夫犬羊腥
膾如獯鬻封豕長蛇如吳且能事之而况衣冠禮義之
大國乎陳氏初問云樂天不知有大小相忘乎天理也
畏天知有大小謹守乎天理也即下孟順天者存意
保天下不是說氣象蓋是實事我以大事小則庇覆所
及皆親之為父母尊之為元后愛戴如天真是涵育於
覆載之中而諸凡有國各守疆土絕無交爭却不是相
保到此則凡小國猶夫我之國王者高拱穆清而四海
咸熙氣象豈足以盡之畏天者保其國謹守天理自不
致啟釁速禍 講錄云引詩明畏天保國之事不及樂

天一邊者聖賢文字多是不拘而且即此亦可明彼也
禮緯含文嘉曰古之用兵者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
亂而除萬民之害也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釋苗然
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矣 伏湛傳文王受命征伐五
國注伐犬夷密須者邗稽崇 路史曰此詩人所言王
治天下弭禍禦患而以膺夫天眷者也密密須也密須
之人旅拒王命侵逼阮共之二國王始以其不道赫然
奮怒整治師旅以遏絕其徃莒者蓋將以除禍亂於下
也以篤周祐以對於天下言天之所為福而斯人之所
為悅也以故孟子援之為說而鄭氏乃以莒阮徂共為

見于路史國名記
卷二司一右

四國蓋惑於前者四國之說不惟遠失詩人美王去亂之意而於詩文亦不合。大全新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怒字發出一怒安民之說。蓋自赫怒舉兵以對於天下而生出此意。疑問云文武之勇余後計安天下之心發出即樂天畏天之心故可以安天下。大全雙峯饒氏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慶源輔氏曰寵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亶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

位寵異之也。志謂諸侯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樂書曰梁王疑賢者不樂臺沼故曰賢者亦樂此乎。齊王疑賢者無雪宮之樂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講錄云二非字不同非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說民的非處輕只重君的非處以是君不可不與民同樂也。大全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已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故典以告之。初問云樂

以天下二句註不是此二句全重在我之憂樂要看以
 字天下二字對已說吾憂樂不以一己之私而以天下
 下文然而不王處正是民亦樂其樂民亦憂其憂 左
 傳曰公會杞伯姬於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
 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又遂啟疆曰小有迷
 職大有巡功天子巡守曰巡功前漢書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
 沾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
 貸之也 蔡邕獨斷曰幸者宜幸也世俗謂幸為僥倖
 車駕所至民臣被其德澤似僥倖故曰幸也先帝故事

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金食阜帛越巾
 刀珮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是故謂之幸皆非
 其所當必而得之 宋史劉黻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
 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
 國家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
 單于震虜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
 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
 游觀無度不足效也 講錄云周制巡狩十二年一次述
 職六年一次省欽每年二次耕時舊谷既沒新谷未升
 民家之絕正在此時若無以處之恐有不能盡力於耕

者便為之補不足歛時民家所收或有或無或穀一歲用或不穀一歲用皆在此時若無以處之恐有狼狽失所者便為之助不給夏諺承省歛來游即是省豫即是游為諸侯度者皆以其補助為法也觀夏民之諺而商周可知矣觀王畿之諺而侯國可知矣先王之游觀善哉樂書曰蓋順流而下以忘反則其樂無所要宿故謂之流遡流而上以忘反則其樂莫知紀極故謂之連此游于佚者也從獸無厭則其行妨而不治故謂之荒樂酒無厭則其行喪而不存故謂之亡此淫于樂者也觀景公游海上踰時弗反則從流上下忘反可知其好

弋有至誅典禽之吏則從獸無厭可知其飲酒有至終夕之樂則樂酒無厭可知然則欲觀轉附朝儷豈從禽之地歟遵海而南放于瑯琊豈流連之地歟晏子諄諄為景公誦之者誠欲憂樂與民同而已原旨曰三從其皆出游之事乎江都錦帆上林車騎從流從獸則古猶不若後世之甚也初問云惟君所行繫頂先王無流連之樂朱註誤矣上文平說箇先王之樂與今時之弊至此直說出先王無今時之弊惟君所行是丁寧他所當行也與君請擇於斯二者不同孟子已分明說破豈可又謂二者惟在君所行樂書曰劉向樂別錄有

招本之名豈原諸此蓋徵為事角為民君臣之相悅作樂以象成夫豈以獨樂為哉凡以行政事恤民窮而已則始興發者行政事也補不足者恤民窮也舜作歌以勅天命其要在康庶事制琴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而樂以韶名之徵角謂之招豈倣此耶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清徵亦是意也又云莫非招也或作韶自播之八音言之或作磬自文之五聲言之言徵招角招則宮商羽之招可知矣特言徵角豈舉中見上下之意邪然齊有招樂非特陳公定奔齊而魯太師摯亦適齊故也風俗通曰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

也五行為火五常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原旨曰敬仲奔齊宣尼忘味韶之在齊久矣太師蓋用舊樂而被以新聲也宮為君商為臣既謂之君臣相悅之樂何不被之以宮商之聲而為徵角之音此可見景公晏子君臣之間為民之實意故播之於樂者以此為重也初問曰徵招角招是孟子指其所作之樂畜君何尤是指其樂章好君是解樂章意大至全西山貞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

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
口義曰詩是樂章所謂歌以永言者也徵招角招蓋依
徵聲歌出便謂之徵招依角聲歌出便謂之角招總是
這一章詩 講錄云好君而畜之者須畜之於初易之
大畜曰童牛之牯元吉止君之欲心止天下之惡人者
皆謂之畜畜之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
故君之惡既甚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遠拂下之惡既甚
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牯
則元吉矣 蘇頌濱孟子解曰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
謂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則無罪非好其
君不能也 說儲海鹽縣齊景鄉有齊景公廟相傳景
公遵海而南曾遊于此因為之立廟豈當年行晏子之
言興發補不足民猶有遺思耶不然何東並渤海南登
瑯琊者不聞人尸祝之也

人皆謂我毀明堂

山堂考索云齊宣王欲毀明堂而孟子則勸之以王政
之說唐歷世欲興明堂而韓愈則排之以三噐之論從
孟子之論則明堂可興從韓愈之說則明堂可廢孟子
承王政不行之後必欲行之韓愈承諾儒互說之未必
欲排之與其從韓愈以息諸儒之說不若從孟子以行

先王之政 舊唐書王方慶奏議其畧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周世明堂見於冬官大小戴禮記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為九宮四方各三門門有夾窻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於方岳之下故太山之下有明堂 孟子測曰明堂何以為王者之堂也王政之所由出也紫陽子曰明堂制當有九室東之中為青陽太廟其南為青陽右个其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

堂太廟其西為明堂右个其東為明堂左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其北為總章右个其南為總章左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其東為玄堂右个其西為玄堂左个其青陽之右个即明堂之左个也明堂之右个即總章之左个也玄堂之右个即青陽之左个也中為太廟太室是之謂九室合四正四隅而與太室為九月令之制隨時以居八方季則十八日居中室而行王政焉故曰王者之堂也

原旨云明堂周制也周何以有明堂周先王積功累仁之所致也故後面即將文王公劉太王來說亦見王

業基本有所自云 講錄云九一以待農世祿以待士
譏而不征以待商旅無禁以待漁人不孥以待罪人先
鰥寡孤獨以待窮人王者之政莫善於此 耕者說至
罪人亦似足了又說及鰥寡孤獨者政有體有小節苟
一物之失所亦便傷天地之和氣長民者於此却要體
察如人的四體已保養了然小病亦不可不加意故云
先四者先不是有先後謂加意於此而不遺也必如此
而後為王政之全者來耕者更是要打動齊王也 史
記孝文紀上曰法者法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
今犯法已論而使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

不取其議除收孥諸相坐法令 通義趙氏真曰孟子
以鰥寡孤獨為序者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為
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為序蓋王制以重者先之禮運以
輕者先之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為重獨於孤為輕孟
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為重 管子曰所謂合獨者凡國
都皆有掌媒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
然後事之 魏書李彪曰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
矣單官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 龜山集云好貨好
色孟子不以為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遏之其
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

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大全南軒張氏曰齊王好色孟子以公劉太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其平日自不忍使其民貧也如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其平日自不忍使其民無室家也豈因已有是好而始推之以與民同耶 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辭辨 吹劍錄范太史曰

公劉非好貨乃厚民也太王非好色乃齊家也人君好貨則貪而害民好色則荒而害政孟子特就宣王言之耳 東游會紀云齊宣王自謂好勇好色貨未嘗不知肯將所受之病一一指陳一毫不作包裹迴護譬之受病人不自諱忌便有可用藥處所以孟子惓惓不能忘情只是悠悠不肯發憤自懲自創所以終歸墮落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困學紀聞云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

能用汲黯

王之臣

虛齋蔡氏曰凡天地間人各有其職自天子至於庶人
或為子為弟為長為幼為貴為賤無不各所當盡之職
雖為父為君亦有為父為君之職但在下之失職者人
得而罪之在上之失職者人不得而罪也人雖不得而
罪之而其可罪之理則固無所逃也其甚者得罪於群
臣百姓而不知省亦鮮不及於禡桀紂幽厲是也四境
之內不治或治道乖方而邑里之蕭條或教化陵夷而
風俗之薄惡 初問云不盡友道則棄之不盡臣道則

已之說到不盡君道宣王沒主張矣當此時宣王頃痛
自刻責信任孟子必有拔去病根的方法乃却糊塗過
了後來事業卒不免於松耶柏耶之歌吁惜哉

所謂故國者

蘇文忠公集云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
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
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
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
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
世臣巨室為能爾 原旨云世臣非世官如春秋書尹

氏及仍叔之子是世官也伊陟象賢復相太甲召虎是似式闢四方是世臣也親臣非倖臣若左氏所載嬖五之類是倖臣也虞廷之胙肱周室之承弼是親臣也是又不可不知 口義云世臣如齊之高國田鮑世執國政者世臣未必皆賢故進親臣而用之將使之踰尊踰戚名雖親臣實將以備世臣之用則今日之親臣乃他日之世臣也任用之隆倚賴之重安可任其去留而不加察乎 將使卑踰尊踰踰戚猶云將使之為世臣也蓋一與尊戚比肩則有家以傳及子孫便是世臣任用豈可不謹 石渠意見云集註謂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

意見以為國君用賢當用尊者親者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不得已則用卑者疏者之賢將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可不慎與若將如不得已解作謹之至而下文又言可不慎與非惟辭理不順且又重複 荅問集曰問曩說如不得已止為尊戚之故是否曰上面踰尊踰戚孟子且只就進賢關係淺淺處說直到然後可以為民之父母處方是進賢如不得已的本意須看然後可以四字正孟子喫緊規諷齊王者若稍不然用舍賞罰不合天心不孚民志便衆畔親離求為匹夫而不可得已如此則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利害闕頭尚忍苟且

邪若說如不得已止為踰尊威之故則下二節何再不
及此意却歸着然後可為民父母則知此句正是如不
得已之故蓋惟為民父母方可以固結人心培植國脉
以成故國耳 徐軒中論云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
人主所宜親察也衆譽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
舜也以衆譽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
衆譽而獲大賢其文王乎畋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皤
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
乃載之歸以為太師太公當此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
非貴顯之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
平之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
而觀天斯豈假之於衆人哉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
悟乎已心而徒因衆譽也苟以衆譽為賢能則伯鯨無
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衆譽之或是
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為也况乎
舉非四獄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邪說行臣已詐民已
惑如是而專任衆人之譽不以已察不以事考亦何由
獲大賢哉且大賢為行也哀然不自是儻然若無能不
與時爭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名不辭謗其味至淡
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以斯論之則時俗

之所不譽者未必為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為是也一
菴宇宙大疑誼云人才為世重顧其致殊歎則其用殊
應古鄉三物造士後世專倚於文故古聘而徵之而今
投牒以自附其治效不古若不宜然哉項安世有謂科
舉之法今日不可誰何之法也人才一限於科目入是
科者雖構杙饕餮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共
知其弊而其心守之不敢別作爐鞴以計陶鎔何歟朱
晦菴曰今取士法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
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國初
薦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洪武二年開科
六年罷復令有司必本德行次文藝十七年頒行科舉
成式又令各處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訪求德行
聲名之人永樂初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敦
請赴京宣德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賢良方正之
士有司保舉赴京景泰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堪授職
任之士在京四品以上官在外撫按方面并府州縣正
官指陳實迹薦舉赴京後以漸士與舉主皆不能無疑
今疑未及士而先疑于舉者天下之私勝也故莫先于
正俗以養士今日之士正則他日之舉可免于疑若天
下競相疑何時而已 宋史鄒浩曰公議不可不恤獨

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於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祭已察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議于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南軒張氏曰既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四凶孔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人用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

心即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講錄云去不可一段是恐失賢之意恐其失賢者正欲得真賢也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耳如此二字總上用人殺人說然後可以四字重看此是啣緊教王處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稍不如此便不合於天心便衆畔親離求為匹夫亦不可得而不可為民之父母矣君如可為民之父母則國亦可為民之永賴非故國而何

湯放桀

荀子曰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

言終矣
卷之二十八
二十
是不然湯武非取天下也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効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崇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淮南子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為囹圄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劓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於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

賢王孫子曰湯放其王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史記儒傳轅固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霍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鮮必加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臣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

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
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
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楊子危言宋高宗問尹焞曰
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所
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
視臣如土芥臣便視君如寇讐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
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
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 朱子語類曰賊仁
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賊仁是滅絕天理賊
義是傷賊彛倫 唐高宗七歲時讀尚書至湯誓問父
頌曰柰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曰用命賞
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為巨室

荅問集云問此輩往說以兩節平對是否曰齊王治國
不知任賢故孟子設言以諷上節言其不任賢下節只
因不任賢上見得他不愛國也兩節雖各為一喻意實
相承當一直貫下看只看他兩條都云姑舍汝所學而
從我總是一意可見 白帖注云人生十年曰幼學
講錄云幼而學之所學不外仁義壯而欲行之是欲行
其所學以仁育天下以義正天下也此其植根之深而

成材之大清廟明堂非此不勝其任者可舍之而不用乎朱子語類曰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白雲許氏曰萬鎰謂璞王之價直萬鎰之金也五刻窮抄云教字正與使字相反使者委任於人不從我者似之教者區畫由已使從我者似之愛玉彫琢而使人玉人彫琢知從我之非也乃治國却好臣所教而使人從我與教玉人彫琢者何以異哉豈萬乘之重反不若萬鎰之玉哉說儲王斗以齊宣愛國不如愛尺穀魏牟以趙孝成重國不如重尺帛此善喻也夫愛且重必且使善為者為之而為國獨否此孟氏所謂教玉人彫琢玉者也齊策王斗謂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憂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為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趙策魏牟說王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于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齊人伐燕勝之

朱子語類云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湣王
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
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
孟子必不誤曰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
諱故改為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暴豈能慙於孟子曰既
做得不是說得他宜是他亦豈不愧也據史記湣王十
年伐燕今温公信孟子改為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温
公硬拗如此 初問云民悅與不悅方是天意以五旬
舉之作天意不知天意却不然也孟子之意是如此要

知天意當觀文武 講錄云文王之不取是自然不取
者原不為民不悅之故武王之取是不得不取者亦不
為民盡悅之故孟子只因齊要取燕故引之以此耳
問文王時民何以有不悅者曰三分天下只有其二則
彼一分之民亦是不悅者矣 大全新安陳氏曰齊王
言天命孟子歆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
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
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害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
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

諸侯將謀救燕

大載禮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
施彌博得親彌衆 魏畧曹植曰古者聖君怒若驚霆
喜若時雨 講錄云東面而征至大旱之望雲霓是湯
未至而民望之歸市者不止至民大悅是湯既至而果
有以慰民之望未至既至而平重既至一邊歸市者不
止是在市的民安耕者不變是在野的民安重在湯師
之不擾民而有以使之各安其所也與誅君弔民一例
看民大悅終就民說湯之行仁政若此此所以七十里
而為政於天下也 文選陸公曰壺漿塞野草食盈
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吊
民農不遷業市無易價 講錄云天下畏齊之強晦庵
子以忌字訓畏字愚意不可直訓作忌字但畏之之中
有忌之之意此畏字正與千里畏人畏字同意謂天下
固畏齊之強也齊何至於反畏天下耶 是動天下之
兵而不云天下之兵動者天下之兵動之者我也一兔
在野百人逐之一金在野百人奪之况倍一國之地而
又不行仁政其有不動天下之兵者歟 原旨云王速
出令一節正答何以待之一句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
復續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
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

言經考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一
我者不能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也通義饒氏曰當時只是子噲子之為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矣文選張士然曰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三代多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鄒與魯開

通義仁山金氏曰集註恐人誤以為魯穆公也魯穆公顯以周威烈王十七年即位至周安王二十五年夢而共公奮立歷康公屯景公匡以後方與孟子同時則下穆公乃鄒穆公而非魯也大全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南軒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為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民為心民亦將以君為心而親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也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為人者不可湏臾忘檢身者亦當深体之講錄云穆公之意只在尤民孟子之意要公自尤出乎爾者反乎爾就

不好邊說君無尤焉謂不當尤民只當尤有司又不當尤有司只當尤已盖君不行仁政故有司不愛民而民亦不愛有司也 仁政汎說平時欲與聚而惡勿施凶歲發倉廩而散府庫皆是 荅問集問君行仁政句舊單以發財發粟講長上舊指君上說如何曰仁政當泛就厚下之政說單以發財發粟講太狹君行仁政以倡有司則有司皆體君之心而仁愛其民平素必不苛虐凶歉必請興發長上之道盡矣斯為之民者必知云云長上蒙前疾視長上字來斷指有司 賈太傅曰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宋史盧秉上記神宗問曰聞滌和民捕蝗充食有諸對曰有之民饑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獨趙抃為朕言之耳 講錄云有司最近民若得其人雖君有不仁之政而能寬一分者即民受一分之賜不得其人雖君有仁政之施而沮格不行者民亦無實惠之沾今之守令即有司之屬也不可不加意選用此以姓名疏之屏風者亦可為後世法也已 間於齊楚

左傳子產曰夫大國之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

言經考
卷之二十一
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淮南子曰外交而為援事大而為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雖割國之錙銖以事人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為全若誠外釋交鄰之策而慎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數死而民弗離則為名者不伐無罪而為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宋史張處曰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則自求諸已而已通義仁山金氏曰滕姬姓之

國在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滕縣古滕城尚在又曰間於齊楚是時楚地東得彭城而齊自濟鄆以南至楚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石渠意見拾遺云注謂無已解見前篇前篇無以則王乎註謂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意見以為前篇無已則王乎蓋言不用說齊桓晉文霸者之事而當言王道此言無已蓋言不得已也孟子因滕文公事齊事楚之問則曰是謀非吾所及也無已不得已則有一事而已講錄云滕文事齊事楚之問不是要舍一國而事一國蓋要於並事之中尤加厚一處庶乎得有一所依也孟子云是謀非吾

所能及亦不是教他莫事齊楚二國畢境都該事但要
 依他以圖僥倖則非吾謀之一所能及者無已却有自立
 之道焉國以城池為險築城也鑿池是守之之具與民守
 之是君率其民以守效死者也石先致死以守也民弗去
 者民亦為之死守也然要民弗去非素得其心者能之
 乎自立之道如此舍此而依人以為僥倖之圖則謀之
 不可為者矣 初問云死守且取難平日須有固結之仁
 聯絡已久民心方不散而死守之事勢到此時必忠義
 之士憂君之憂死君之難如張許率民慟哭有背城一戰之決
 纔有轉危為安移禍為福之理不然徒恃城池亦不濟

事 滕世紀序云滕之偏於宋畏於齊楚其不能國亦
 勢使然也宋襄之執滕曰討不服宋也宋文之圍滕曰
 討其不事宋滕誠有罪矣不省其德而執其君不務其
 禍而圍其國不幾乎無道行之乎至於宋之盟於叔以
 為滕宋稔也成周之城仲幾以為滕宋後也非其過於
 宋者然歟異時滕文公曰滕小國也事齊乎事楚乎故
 嘗以之楚而過宋則不惟畏宋而又畏楚嘗以聞薛築
 而恐於齊則不惟畏楚而亦畏齊是不特文之世為然
 耳自戚之會七國皆在而滕之不至曰以齊故也申之
 會四國不來而滕之不敢不至曰以楚所及也非其畏

於齊者然歟然則松栢之下其草不殖滕之亟亡非滕之罪也然滕之亟亡則亦有其故矣蓋滕文文王之子孫與魯衛兄弟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寧無一二之僅存可以保國而持其世哉今觀渾罕之言乃以滕之先亡亦出於偏而無禮滕之弊政雖不可詳然自春秋之初于魯旅見而典禮之已紊與薛爭長而班爵之已隳喪紀之莫行經界之不正循習僻陋是不一世則典章文物之廢壞其來久矣是以國君無名用狄道也會朝稱子用夷狄也凡先世之餘澤一切淪胥於夷狄而不見則滕果何所恃以立國乎夫以滕之壤地褊小介於數大國之間而無禮以固其國至於速亡是春秋之不足於滕也宜哉

齊人將築薛

通義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今徐州滕城薛城仲虺皆相近仲虺城即薛舊城也是時已為齊地封靖郭君矣 前漢書匡衡曰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其功 疑問云大王去邠遷岐煞甚不得已說不得已三字見太王平日愛民及今日之遷國皆於天理上着工夫故緊緊承說

此書陸机曰
采之君知國
已去邠皆我民
故前人欲以華
後上綱思其堂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此亦天理上決其如此
若君子創業垂統特求為可繼焉耳豈敢必僥倖於其
天哉滕於今無可奈何只疆為善而已矣疆為善者着
實在天理上做凡可為宗社生靈計者無不為之是則
今日之所當為者此外更無他事也苟為善不指太王
說看太王說來見事勢危迫中自有天理當做的不暇
着忙亦不可苟圖僥倖 原旨云孟子告齊梁之君是
何等大話告滕文只是勸他為善又以後來事實慰他
又說不敢必皆無可奈何之辭其實句句皆是實事無
一毫迂闊此所以為孟子也 講錄云善守身者所恐
不在於六氣之致疾善為國者所恐不在於四鄰之相
侵是故秦之亡也不在於六國未滅之前而在於六國
既滅之後隋之亡也不在於南北未一之前而在於南
北既一之後亡國之釁豈真在於鄰敵哉達者亦可以
無恐也矣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

范蠡曰昔公劉去邠而德彰於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
岐 宋史林勳曰古之外夷固有不得已而事之以皮
幣事之以珠玉事之以犬馬者曷嘗有受其詔諭惟外
夷之欲是從如今日事哉脫或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

彼所以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外夷矣通義仁山金氏曰程泰之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即所謂踰梁山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滸至於岐下也太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為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有周城荅問云問何患無君舊說是與民決別之詞如何曰二三子何患無君兩句相呼應不爭地而見奪於夷狄疑於無君矣然非所患也我將去之狄人非而君耶唐荆

川曰何患無君不是與民決別之詞乃是率其民而去之詞案莊子呂覽並載直父曰子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此何患無君之說也講錄云韓退之岐山操云伊岐有阻我往獨處爾莫予追是以何患乎無君為有別人來君之非也獨處而無民便不成箇國亦不成箇君了遷之何益且邠土之民皆祖宗以來累世之赤子也而可委之於狄人乎路史曰諸侯以保社稷為孝是故國君去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大夫以守宗廟為孝是故大夫去國止之曰柰何去宗廟士以守墳墓為孝故是去國止之曰柰何去墳墓諸侯

失國曰喪、大夫士之失位亦曰喪、以不孝處之也。孟軻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死不去，此重去社稷之義也。顏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此重去墳墓之義也。土地人民諸侯之寶也，是故春秋於外取滅必書，所以見不能保其土地與人民也。卿大夫死，衆士死，制是故國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四郊多壘，大夫以為辱而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則大夫不可以不死。衆矣，奉命以出，有死無賈，士大夫死，行列百吏死，職則士不可以不死，制矣。雖然，國君死，社稷而太王去邠，大夫死，衆士死，制而管仲不死，子糾蓋死，社稷以為即也。去邠以為民無死可也，死衆死制，以為君也，死非為君無死可也。原旨云：當時為文公計，守是第一着，遷國是第二着。孟子於文公初問，即告以死守一着，於再問始告以遷國一着。至於三問，乃并二者告之，乃先之以遷國而終之以死守，則其意未嘗不在於死守。然教人去死甚難，故又使之自擇。舊唐書陸贄曰：夏之即序，周之于襄，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

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

通鑑答問或曰滕文之昭也文公滕之賢君也聞孟子性善之言問喪禮為國問并地當時以為行聖人之政自魏文之後未有若文公者而不能保其國何歟曰春秋江黃二國書滅胡氏謂得正而斃焉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蓋聖賢之心循天理之正不取必於智謀之未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若以強弱利害言非天理之正

也故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嘗考左氏傳滕蕞爾國服乎宋之矣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仲幾曰滕吾役也是以終為所并史記滕無世家孟子注云世本有考公麋與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宋之滅滕未知當文公之時歟抑其子孫也然觀去邠効死之對滕之勢已危矣孟子去齊在赧之元年文公問孟子於鄒在去齊之後滕滅于赧之二十九年此其可考者余惧或者謂為善之無益而怠也故發明孟子之意以扶天理正人心

責備餘談云孟子告滕君或用遷國之權或守死國之義皆是也顧其君何如耳欽宗以庸懦之資

言念安
必不能戰亦不能守又不能死者也唐恪以天寶故事
勸其幸洛以畜興復何樂以平王失策勸其堅守以存
宗於各得孟子之一說亦是也然樂拘常而不達變卒
歸於亡國辱身而後已譬有巨盜突入民家為主人者
度吾力足以拒之則拒之可也不能則避之可也既不
能拒又不能避身為盜所繫妻妾為盜所污且併其有
而失之智乎恪之說近之矣

魯平公將出

論衡曰公寮禦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詭孟
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詭相遇天未與已惡

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
誠知時命當自然也 劉孝標曰夷叔斃泚媛之言子
與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犹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太學
衍義曰小人之諛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以眩
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知其意
乃以孟子後喪毀之謂其厚毋薄父於禮義為有愆也
平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盖真以臧倉之毀為然矣小
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 通義仁山金氏曰魯
自哀公以後歷悼元穆共康景文公至周慎靚王五年
平公旅立凡二十年而薨時周赧王十八年也孟子以

周顯王三十三年至梁時已稱叟慎親王五年孟子仕於齊凡三年當赧王元年致為臣而歸明年孟子又之宋滕不知魯平公歆見孟子當是何時是喪母歸葬之後白雲許氏曰前以士後以大夫蓋言喪禮也儀禮有士喪禮篇大夫喪禮亡不可考 荅問集問前以士四句舊俱以上二句為指喪禮說是否曰一意叠說總就祭禮說勿以上二句為指喪禮喪用死者之爵孟子雖為大夫其母應當從父樂正子本只用前以三鼎矣他却先之曰先以士後以大夫直是要露出大夫士字以陰折之耳 大全雙峯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

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 東陽許氏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禮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臙膊幣正脊橫脊長脅九臠三離肺二扞肺三為一鼎魚十有五為一鼎腊獸之乾者用兔為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牲用少年陳鼎五羊右肩臂臙膊正脊脰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十一臠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豕十一臠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膚九實于一鼎魚用鮓十有五而鼎脂用麋一純而鼎肩臂臙膊者股骨也膊胛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脰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肅羊肉也離肺者離之而不絕中央少

許拊肺者切肺也舉肺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
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即離肺祭肺即扞祭也凡牲用古
胖腊合升立者胖故曰腊一純純猶全也然此諸侯之
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牢 疑問云此
與公伯寮愬子路章意同行止二字以道言道之行止
在人然其行其止若或使之尼之則夫之所在故下際
說行止非人所能也聖賢於此不是以天命自諉吾道
之行止原非人力所能主張 答問集問不遇魯侯舊
拊乘輿一見說如何曰遇魯侯重者須是諫行言聽以
心相遇之謂非止乘輿一見便做遇也 講錄云范氏

在孟子可以言大在魯侯不可以言天之說最好蓋得
君相造命之意使平公不惑於臧倉之謗或因樂正子
之辨復來見孟子則是能以人而回天矣孔孟所以皇
皇於春秋戰國者為此

皇於春輝輝國皆然也
 之辨真來見孟子謂是論以人而回天矣非孟子所以皇
 昏昧盡命之意對平公不復然齊魯之意若因樂五子
 本孟子何以言大在魯對不可言天之意是致蓋

談經苑卷之二十九

應城張之厚銘卿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鄱陽江 和

下雒華至禮

巴陵楊一鵬

雲杜潘 達

廣陵陳爰諏 全校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上

夫子當路於齊

文苑英華楊夔二賢論云子貢以晉夷吾之奢晏平仲之儉質於宣尼宣尼以管仲之奢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下蓋譏其僭上徧下之失或謂無所輕重予敢繼其末以論先後焉夫齊桓承襄公之失政接無知之亂常久亡於外自莒先入有國之後銳心以求其治及叔牙言夷吾之能脫囚服秉國政有鮑勃之助隄朋之佐遂能九合諸侯以成霸業此逢時之大者也若平仲者立於衰替之朝有田國之疆有栞高之侈時非曩時君非賢君當崔杼之弑也能挺然易其盟陳氏之大也能曉然商其短獨立諛誦之伍自全

於紛擾之中人無間言時莫與偶若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信夷吾之力也使晏子居桓公之世有鮑隄之助則其尊周室霸諸侯功豈減於管氏乎以其鏤簋而朱紘孰若豚肩不掩豆以其三歸而反坫孰若一狐裘三十年矧國之破家之亡者以奢乎以儉乎語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然後知聖人輕重之旨斯在 通義白雲許氏曰公孫丑問管晏而孟子獨鄙管仲不言晏子蓋晏子之事任才言功烈皆非管仲比而管仲輔桓為五霸首尤天下所共宗仰故孟子唯斥管仲又曰曾西敬畏子路排斥管仲而言管仲功烈之

註因之經典序
錄苗字子面
曾參之子子夏
以詩傳苗左
吾明作傳以授
曾申苗苗之季
於此可考楚圖
宜申公子申皆
字子西則曾西
為苗申無疑
聽兩紀談云今
人稱先生先君
先人為父然不
獨父也如曾西
稱曾子曰吾先
子之所與也則
稱祖為先子
順曰吾先君之
相與則稱之
祖為先君孔安

曰先君孔子
曰我先人用
其家書書
則稱十一世
為先君世
世行家為先人

卑是謂子路儻得行其志則功烈之大可知非獨言心
術之邪正而已 文苑英華李宗閔論客有問宗閔曰
孟軻稱齊王由反手謂管仲不足為若是則功業存乎
人不存乎時不亦信乎宗閔曰非也可以王而王可以
霸而霸非人之能為也皆此時也人皆奉時以行道者
也不能由道以作時者也能因變以建功者也不能由
功以反變者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湯之孫太甲繼湯
立太甲五世至中宗大戊六世至河亶甲河亶甲
子祖乙祖乙六世至盤庚盤庚三世至高宗武丁武丁
二世祖甲皆賢君也祖甲歿後六世七十餘年至紂

史氏曰孟子謂商家代有賢聖之君已自難變又加之
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况紂去之未久故雖暴
虐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王興起之難耳上言天下歸
殷久矣下言紂去武丁未久是言其盛久而衰未久上
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之亦是言其盛久故未易
衰衰未久故久而後失皆反覆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
句以歸重於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之意耳 疑問
云由湯至於武丁節舊說碎分時勢愚謂聖賢肆口成
文意趣流走總是言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為
不易乘耳 楊升菴云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

凶其辭曰疆萋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氾糟
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
以喻忠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
酒以喻樂言尚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
未至大亂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尤有存者周
禮疏云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
路史曰賢人君子其國之基址柱石也歟桀紂之亂
久矣其可以亡矣然而兩賢猶在三仁未去則猶未至
於遽亡及其一旦釋而去之基址傾矣柱石僂矣商其
能以獨存乎是故商書終於微子之命而夏書終於女

女方言賢人君之去留社稷存亡之所繫也 雙

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美
政之事是說在上底 講錄云微子微仲比干箕子四
人是同姓之賢膠鬲一人是異姓之賢 鬼谷子曰世
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為之謀 莊子曰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室畧之所布未釋
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呂覽曰民之窮苦彌甚王之者
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 史記賈子曰寒者利短
禍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磬也 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
之易為仁也 後漢紀馮異曰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

之功民之飢渴易為飲食時也 主術訓曰至精之所
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
曲江文集云化憑於勢聲若順風之遠感因於時德
甚置郵之速則何草不偃何心不應 雙峰饒氏曰德
之流行即是應前面之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
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
時君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講錄云引孔子之說
只以證行仁政而王與飢渴易為飲食之意不可把此
條與時勢二條作三平看謂時勢既易而德行又速也
速於於字訓作過字置郵之傳命固速而德尤過於

郵速之甚矣 德行速本時勢易說孔子未必有此意
引之者然也若不本時勢說則文王之百年未洽者又
何不速歟 後漢紀袁宏曰夫才智有餘功名不足者
有矣事業未半而勲過者有矣所乘之勢異而難易之
功殊也 文選陸士衡曰苟時啟於天理盡於民庸夫
可以濟聖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過時也故曰
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 講錄云此總
上文之語當今之時上易也萬乘之國勢易也我若乘
此時勢而以齊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其德行
亦甚速也故政事之行但半於文王不必百年之久不

言經
待武周之繼而功烈之所就則必倍於文王不止三分
之有二天下之未洽矣所謂王猶反手者此也夫以文
王之功而且可許其倍之况管仲晏子區上霸頭之功
又何足為哉

夫子加齊之卿相

歷代確論潁濱曰凡孟子之說皆得之于思而已故不
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為言心之所謂誠
然也必以為然則其行之也安是以心不動而其氣浩
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為師弟子也子思
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

然之氣浩然之氣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
之藪而已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夫志意既
修志盛奪氣則氣無能為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
奪志則志無能為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
養心氣者心之使也心之所欲為則其氣勃然而應之
心所不欲而強為之則其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
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養吾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
心相狎而不相離然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
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耿
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諭功未見而志先信

者以有是氣而已養志以致氣盛氣以充體體克而萬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於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北宮黜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曰吾無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黜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為可為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置然為之而吾

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克之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克體氣不能克體謂之餒矣故心不能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之而不求則終身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得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待其自至而不強是學道之要也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

既彘合而為一汪濊滂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
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
莫能支予嘗誠考之彼何若此以浩然也哉今夫水無
求於行得高而停得下而流忘已而因物不為易勇不
為險怯故其彘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
其心足乎內無待於其中汪洋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
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蓋亦未始不浩然者也故曰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通義白雲許氏曰此
章當作五節看自章首至曾子之守約也為第一節自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為第二節自敢問夫

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為第三節自宰我子貢至所
願則學孔子為第四節自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末為
第五節 朱子語類云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盡之
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先生問趙丞相不動心章
如何曰已略見得分明曰公道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
舉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對曰不如此趙舉集義所生以
為對曰然因言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
於集義集義者事事合義則仰不愧俯不忤 朱公揆
問學拾遺云公孫丑問孟子加齊之卿相恐有所不勝
而動心比公黜之勇氣亦不知守也孟施舍之勇知守

言終矣
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
與孟子之勇同淳伯原青云此又一節自兆宮黜節至
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是從不動心生來自不得於言至
必從吾言矣是從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生
來自子貢問於孔子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又是從夫子
既聖矣乎生來前面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
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此一節驟看似冷細看起來却是
一章骨子說了一箇孟賁後面却數出兆宮黜孟施舍
一項人而終之以曾子畧見學問源頭然終非其所願
學後面終之以孔子而加之以願學則孟子隱然以孔

子之道自任矣如此則遠邁百王高出群聖而在於此
而又何有於卿相之位霸王之業哉

二谷嶺南集云動心云者非必疑惑恐懼之謂也涵
富貴移貧賤屈威武凡有所動於中者皆是也以齊王
由及手使天下之民舉安自公孫丑視之可為動心不
知堯舜事業由堯舜視之浮雲也故曰君子樂之所性
不存焉孟子一書論語一義疏也如春氣一章叩孔子
勇者不懼有天下而不與殺身成仁至死不變等語耳
初問云丑此問儘有見心也者功業之本也做大功
業皆從心出若平日所養不得功則遇事時不免此心

惟錯要須整點安排孟子不動心全是平生學力已到
掀揭事功隨手應去更無退縮屈餒之時心跡力量便
從此盡大全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惧然未
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二事並進而其序必
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五刻窮抄云人
心處無事時寂然不之動也有所加則易動矣大有所
加則猶易動矣夫子而加齊之卿相乎伯玉固所優為
弟卿相非輕任也伯玉非細故也受之能無震驚心乎
任之能無疑惧心乎成之能無盈溢心乎皆所謂動心
也豈夫子而亦無素此加之者何也四十字不開心不

堅定難與擔當乎親大養不前定未可力制於倉卒我
之不動心素矣自四十而已然矣即今加卿相成伯玉
直人世之客感性分之緒餘何疑何惧而復動其心哉
郝子知言云孟子談道術於戰國紛爭之日血氣用
事之時發出養氣一段是應病製方耳畢竟千萬世學
人皆坐此病便是萬應金針不動心非是枯木死灰相
似為卿為相為霸為王素位而行無所滯碍雖掀天揭
地何曾用氣後漢紀袁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彈
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為可用之時在於強盛故舉大
限以為民表楊子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

言
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
義而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成乎
朱子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
告子是硬把定是處法強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醇酢
萬變而不動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心有主則能不動此句總言下五
人北宮黝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以無懼為主
而不動心曾子以理直為主而不動心孟子以知言養
氣為主而不動心也告子真悍強制而不動心也
二
谷嶺南集云不動心在黝無嚴諸君在舍無三軍在曾

子無千萬人在孟氏無霸王皆是有主 講錄云不動
心便是勇故下文以勇字發明不動心之道

印古心語云膚撓手足無所措也目逃耳目無所加
也此氣餒者無所聊賴之狀無所謂被刺者 知新日
錄李九我曰不膚撓不目逃此二句是孟子盡出北宮
黝的像言其膚挺然而不撓其目凝然而不逃或云膚
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則無此理或云其勇不可
犯不至於被刺而撓且逃則又多一層不似孟子語氣
一谷嶺南集云秦舞陽殺人莫敢迂視至秦遲則變
色猶是有秦王也黝于是乎賢舞陽矣 通義白雲許

氏曰量敵而進謂量度敵人之堅瑕然後進兵慮勝而
會謂謀慮必有可勝之理然後會戰 朱子語類問集
注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曰此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語
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
類 說儲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勇見于語子襄者業
較著無疑矣獨北宮黜似子夏子夏在孔門未聞以勇
著母乃擬非其倫哉偶見韓詩得子夏之勇焉子夏嘗
與公孫慎論勇衛靈公前其言曰吾嘗與子從君而西
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後趨而
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
血濺君服矣使反朝服而見我君子邪我邪帽曰子也子夏
曰子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東至阿遭齊君重鞞
坐吾君單鞞坐我從十三行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
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邪我邪帽曰子
也子夏曰子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園中于是兩
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帽曰子也子夏
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北宮黜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
夫寔酷肖之故曰北宮黜似子夏 車若水曰曾子曰
白反而縮雖千萬人吾性矣便與顏子不同顏子白反
而縮也不然

象山集云或問養勇異同先生云此只是比並北宮
用心在外正如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施舍用心在
內正如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而施舍又似曾子
北宮又似子夏謂之似者蓋用心內外相似非真可及
也 石渠意見補缺云守約蓋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
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可知不然孟施舍何
以既守約又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與

朱子曰儀禮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
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 自反
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若仰不愧俯不怍
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
便索然黜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
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 雙峯饒氏曰縮
不縮指理言不惴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
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
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
之語所以先說黜舍然後說歸曾子來 石渠意見補
缺云注謂縮直也惴恐懼之也言自反諸已而不直雖
裼寬博吾不恐懼之久通意見以為吾不惴焉蓋吾亦
惴焉之誤言自反諸已而不直雖裼寬博吾亦恐懼似

是 淮海近語云曾子之自反而縮便是直養無害之
意千萬人吾往便是塞乎天地之間之意自反便是守
約曾子只要自反常直不是以縮不縮為勇怯也 講
錄云自反不縮一段輕只重自反而縮一段吾往凡往
而決大疑往而斷大事皆是也不直者雖褊寬博亦惴
之而况於貴者乎直者雖千萬人亦往而况其少者乎
吹劍錄云晦菴解以縮為直於義未安按廣韻注云
歛也退也謂自反而不能退縮是有聞心也雖褊寬博
亦不惴焉自反而能退縮雖千萬人在前我無競心往
六 無害

朱子語類云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
北宮黜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
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
就理上做工夫 鶴林王露宗果論禪云譬如人載一
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
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
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
鐵殺人者也 五刻窮抄云曾子之守何以尤約曰一
事都無也問養勇者何必一事都無乎曰勇壯氣也氣
者生機之發越乃天然之物純涉作為即害生機求壯

反不甚壯矣夫惟一事都無守到至簡約處則正氣充
盈勇斯為大而其心始真不動矣彼孟施舍之守雖約
然虞氣之餒而故以無惧守之猶自看力未為全無事
也惟若曾子之自反而縮只是率性而動都無一事此
其守至為簡約豈孟施舍所能如哉此勇之所以為大
而心之所以真不動也不動心之道曾子蓋獨得其宗
哉

海蠡編云要心不動作硬主張只不動便了縱然暫
時按伏得住其偷心怎得絕即這硬不動的便是偷心
了也所謂將心無心心轉成有止動歸止止更彌動何
異縛樹枝葉而求樹之不生者乎如告子分明自知不
得于言不得于心這兩不得便是他受病根本當下動
了也乃曰我只一箇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鈴孟子認
得動心的根本在這不得處所以氣不直壯言不分曉
却須知他養氣非求之於氣知言非求之於言總
只在心上作功夫氣心之氣也言心之言也一得於心
則氣不期養而自養言不期知而自知矣所以曰行有
不得於心則餒蓋告子不願得與否只要不求孟子不
願求不求只要得於心欲辨孟子告子之得失者無他
辨諸心之得與不得耳告子便是縛枝葉的孟子正所

謂根下着力者也。義即是心，求得於心便是集義。集義則知言，養氣都在裡許了。所以說到知言處，只數句無功夫如何集義，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便是此孟子一生學問大頭腦。直接聖人之傳處，看此句那得草草大拉人，不是作意便是忘懷。舍此二途，便無措手處。總忘懷便是無事了，便是忘了總作意便是正了，便是助長了，直是趨向無路。湊泊不得親之，如大火聚透之，如生鏤壁。古人教人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人只有此四路把來，一時塞了，却要他別尋一路，難哉難哉，不知此

正是吾人放身命處，誰能進一步於百尺竿頭，自然活潑。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時固不動，動時亦不動也。動亦不動，是為大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亦不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處。

朱子語類云：不得於言，四句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唯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

詩經卷之二十一
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
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
盡也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
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
能養氣自然心不動二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
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
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則前後
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
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脉貫通而於知
言養氣蔽淫邪道之辨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

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 問告子謂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己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若
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 問志至焉氣
次日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
亦至了 禮記云志之所至氣亦至焉 問持其志無
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
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
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要
須事上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新安陳
氏曰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

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欲致持之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尤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即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證之可見動其心即是動志矣 石渠意見補缺云志為至極之說恐未然蓋言志之所至之處氣即隨之而至如帥之所至之處而卒徒亦隨之而至也故云志至焉氣次焉 初問云持其志是敬守之也正是戒懼謹獨工夫存養此心也志是心之所之此志常在天理上則一切血氣自消自歇安得暴橫只一持志則氣自無暴矣故持志是一了百當工夫 此志即是性靈氣即是性發見作用

處其作用處以性靈為主即所謂志也若不出於性靈便純是血氣不免於暴心不在腔子裏則視聽言動一切作用皆從邪處奔走橫放四出非謂暴乎故志為氣之管攝握機權出命令有將帥之義氣為志之役使翕而張之鼓而作之有充體之義二者原相離不得志至焉氣次焉惟其不相離所以氣處亦索照管 五刻窮抄云壹動俱就不好邊說壹字要說的分曉謂志之所在不與氣合氣之所在不與志合也夫志為氣之主宰氣受志之管攝原相合而不相離然如一心鴻鵠將至是志馳驚於外而不為氣之主宰此志專用事時也當

是時志固飛揚而一身之氣亦與之俱飛揚矣志壹固能動氣也如下句蹶趨是氣獨奔放於外而不受志之管捭此氣專用事持也當是時氣固搖蕩而徑寸之志亦與之俱搖蕩矣氣壹獨不能動志乎二句重下句言志氣之輕重雖有定分然到壹時各自有權志動氣氣亦動志重有時而下替輕有時而上侵也如帥離中軍卒固擾亂卒棄步伍帥亦憂驚士翼云知言者人之言也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已言且忽况人言乎二谷頴南集云視聽言動皆氣之運也主之以志告子之志主於自是故不得於言則不求於心不得於心猶

是主宰不定也非氣能使之定也故不求於氣匹夫不可奪志是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故一人雄入於九軍不見彼之衆我之寡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自可第告子不知所以求之心耳惟知集義不加正助亦是勿求於氣也孟子測曰志至氣次主乎志也一也既持志又無暴氣志氣兩主也二也志氣一也三而言之者合內外之道也其實一也何也凡滿于人之身者皆氣也而其氣之精靈者心志也故曰持而無暴志之達於氣內外本末而一致者也或言將帥卒徒是二之也惡乎一丹鉛續錄云至者至剛之至而非極至之至次者

次舍之次而非次第之次也思冰而寒思火而熱此志自內至而氣次焉之驗也驚而汗出哀而淚下此志自外至而氣次焉之驗也以文觀之則曰至曰次似志甲而氣乙也以氣驗之豈志甲而氣乙云乎公孫丑不達實以為甲乙之差故復有問而孟子有志壹氣壹之辨亦既曉然矣 曰義云志至氣次志氣既是合一則功夫亦不可分而為二所以持志者又不可暴具氣持志而無暴猶云直養而無害有事而勿忘此合一之功也 蹶趨動心是暴氣而持志不定之驗見得志氣不可分開說持志無暴亦不可作兩樣看 初問云志壹動

氣二句亦只說得交豚意因丑問而答之也原不曾說無暴是何如用功下文直養無害只在心上用功非從氣上加功也 溫公云蹶氣逆上趨氣有所向也趙岐誤解 稽中散集云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髮醇醴黻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 荅問集云知泮方能養氣是工夫入手處養成方能知言是工夫得

言終身
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而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見一個去處也困辨錄云養氣即是養性以直養而無害是孟子學問主腦養氣便知言蓋權度在我而天下之輕重長短莫能欺非養氣之外別有一種知言之學也薛畏齋曰氣一也而何以有浩然之名所以別志氣於血氣也二谷頴南集云知言養氣皆功夫到後極明極剛非先知言而後養氣也格物致知

是集義條件知言養氣其效驗也所謂仁者必有勇初問云難言也謂須是真實自得方認得此氣耳學者須功夫到頭方此氣充滿方能識得若稍不到頭而欲浩然便是義罷便是助長非浩然本體其孰能知此剛大之妙用故孟子難言二字謂須實體也非漫然無工夫者可識也五刻窮抄云難言不是浩然二字難下註解緣下文至大至剛克塞天地等語理極真實而辭近幻妄悟之本非虛誇而說之可無依據此語上之教下士所笑中士所疑故難之大全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

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為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
 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
 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與懦都不解有所立
 作維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
 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當行不歉於心之時
 自然有此氣象 脉望云老子冲氣以為和莊子純氣
 之守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其道一也孟子又言夜氣則
 直指氣之生機乃和之守之養之端更真切矣 新安
 荅問陳叔儒問不動心如何在養氣澹園曰養氣所以
 養心也聖賢說心說性名目已多反增意識故特以氣

示之氣是一毫知識參不得的故老子云專氣致柔莊
 子云無聽之以心而聽之氣氣也者虛而應物者也蓋
 心有是非氣無分別心以氣養氣以直養此便是集義
 所生若以道義配之有所挨傍便是義襲襲則餒餒則
 未有不動者也所以養氣工夫孟子發前人未發直是
 有功於聖門 二程類語云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
 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
 讀書錄云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至大則大而
 六合細而一塵無非此氣之克周至剛則貫崖石而草
 木生透金鉄而鏽澁出人之氣即天地之正氣也能直

養而無害則塞天地貫金石至大至剛者可見矣 初
問云至大是極天蟠地宇宙內事皆可斡旋至剛是死
生利害皆壓不倒總而言之便是天地間無事不可做
無處不可到要之氣也者即心體作用處也心體全無
私即無私便發出不可禦是何等根脚何等力量塞于
天地之間只是不虧損他本來力量耳非是至大至剛
之外又別有加增 直養直字從易經直方大來惟義
最直生理本直從本體做出是何等直直養便是無害
非直養了又須無害凡有所作為挽以私意便已枉了
非所謂直養也既非直養便是害下入集字之意即在

養字內集正所以養之也直養者以義養之也 原旨
愚按蔡氏有曰塞乎天地之間是無一事做不得無一
處去不得橫衝直撞再無有能阻撓得他便是不可懸
意說得玄妙觀蔡氏此說則是自吾身以上皆為空罅
天地之間便有不充塞處矣不知此一節是孟子於難
言中指點出一箇浩然的體段未由今觀之天地之氣
升降飛揚何處不滿野馬塵埃豈直生物之以息相吹
此天氣之降也葉墜空中飄飄不下此地氣之外也可
見天地之氣無處不滿吾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方儲精
之時吾人之氣即與天地之氣一般及有生之後物欲

昏耗真氣漸漸消鏹便與天地不相侔了只看孟子說
夜氣也是他真氣斷喪到此方有一點清明之氣出未
方與天地之氣相通若能全養此氣則天地之氣即吾
之氣吾之氣即天地之氣如何不塞乎天地之間故知
蔡氏之說為未當也 王堂漫筆云塞乎天地之間塞
字與吾往矣字相應是充然不撓屈之義與塞天地貫
金石語微不同雖橫渠亦有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言恐
與孟子之意不同 巖下放言云老氏論氣欲專氣致
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
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

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及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
剛專之則反於已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者必以柔
則專氣者乃所以為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持
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
則直養者乃所以為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
朱子語類問合而有助之意曰若無此氣則道義亦不
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其氣耳譬如利
刀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刀何為
石渠意見云蓋言氣配合義道使其行之勇決而無
所疑憚若無義道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然氣非道義

則不充道義非氣則不行下文是復申此一節之義集
註言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不免於疑悞而不足
以有為矣是言無氣則義餒非是 楊升菴集云朱子
注配者合而有助之謂高泉謝氏云合字是也而有助
字却非謂其有彼此之分也文公此解緣信師說大過
延平先生云配是襯貼起來又云氣與道義一滾出來
一滾出來之說極精而襯貼起來之說欠瑩解配字只
消一合字足矣不應并取補貼之說而添有助字也曰
有助則又似兩物相補貼而與一滾出來之意異矣余
謂高泉之說善矣程子曰天人合一已是賸一合字其

言妙得孟子配字之旨余子積性書有云氣嘗輔理之
矣理豈不能救之乎衰乎羅整菴云不謂理氣交相
為暢如此嗚呼是即合而有助之說之病也 明儒經
翼曰集義與義罷有辨集義是時時求慊於心從自反
上做功夫心安即是 我義罷是事事求合於義不求自
反未免有違心之行一以謂之罷物理不外吾心是世
儒格物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要去格他正是義罷之
學行有不慊於心是申明集義所生也義外是申明義
罷而取也正所謂毫厘之辨王伯之所由分也 錢原
旨云集義最難如何謂明之集今人築堤捍水謂之集致

貨交易亦謂之集言其逐一湊合非一頓可成也如何
謂之齧兵家掩人不俗謂之齧服制美飾於外亦謂之
齧言其專事掩取不由中出也生者如苗生之生得氣
而自滋也取者如取亦携得之取舉手而可得也孟子
此等處字義甚是下得精切 筆乘云余友耿子庸嘗
言集義與義齧為孟子告子學術之辯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也其為氣
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義齧而取者也蓋配之為言
以此合彼之謂非真得也正與齧取意同 新安卷問
問集義之齧之辯澹園曰從性体而出者是集義依名

理而行者是義齧 龜山集云必有事焉勿忘也勿正
勿助長也助長老子所謂益生也益生不祥忘與助長
所趨雖異而其為害則同矣循其自然而順養之無加
損焉則無一者之害矣 朱子語類問孟子養浩然之
氣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侶乎皆是
等級曰他祇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
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 集義是
養氣居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法 五刻窮抄云
必何如乃可謂集義哉說者謂義乃天機自然但當率
其自然無所事事已耳不知人心妄機種種非一若不

力為滌除坐而聽之終被妄機汨沒何由得天機合故
集義斷然要有事有事則氣有可生之理矣然或因而
起一必生之心是又除妄而得妄烏在其能集義乎勿
正可也勿正則易入於忘矣夫期必之心固不可有而滌
除之心却不可無勿忘可也勿忘又易入於助長矣夫
滌除之心固不可無而作為之事却不可有勿助長可
也合之則絕無妄機渾是天機斯真能集義者哉 公
羊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心
之正一般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勝也
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

忘勿助長恰似剝語却被這三句撐柱夾持得不活轉
不自任然活轉自在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
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 南
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克不可強使之克也此為
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為加之然欲不忘則近於助
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間守之為難學者多知
忘之為害不知助長之為害尤甚故引掘苗為喻也或
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為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於集
義有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志即敬之道也非
持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義蓋相須而成者也 陳潛

室木鍾集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孟子本為養氣設程門
乃轉作養心法蓋孟子一書持敬工夫少如此二句最
為細密然所謂事者只指義直而言大槩工夫較麓叟
所謂孟子有英氣謂此程門愛此二句故借轉作敬用
蒲田黃氏四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為
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
文武火火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
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
如此 橫浦心傳錄或問孟子干戰國卓然自立一說
論浩然之氣不知所傳何自先生曰孟子見蘇張輩願

指氣使榮辱諸疾皆是一味血氣故特 發其胸中之所
養者以救當時學者之惑而破其非其 曰是集義所生
又曰勿忘勿助皆是其下工夫處 車 若水曰孟子集
義章先儒被孟子說揠苗處多了將謂 是告子助長然
告子先不曾集義安論助長觀他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見孟子必有事 了方說勿正勿
忘了方說勿助長耘苗了方說揠苗次 第甚明但其說
揠苗處詳人遂謂孟子以揠苗之戒為 重掉了告子真
病 說儲三集侯世輿云明道與講孟 子至必有事焉
處因舉禪語為况曰事則不無擬心 則 差其當時言下

有省余每以內典作經傳註脚輒成妙解明儒經翼
曰近世講學者徃徃多說勿忘勿助功夫甚難問之則
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曰忘是
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請問曰學問只是箇必有事
焉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去用必有事
焉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
去用必有事焉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
了即須勿助其功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
就其間提撕驚覺而已若是工夫原無間斷即不須
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其功

夫何等洒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
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內未曾注水下
水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來吾恐
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
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湊湊蕩蕩全無實落下
手取究竟功夫只做得沉空守寂甚可憫矣學者功夫
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
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便要矯強造前學子
功夫都壞了陽明抱朴子曰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
欲其快而實速萎裂鄒東廓曰揠苗之於芸苗則有

別矣。農之芸苗也，茂草則芟之，螟螣則除之，早則澆之，潦則疏之，夫豈不勞無非有事於根焉耳。圖說欲速并其根而拔之，是為助長而已矣。鴻苞曰：孟子善養浩然之氣，似單修命者，然以集義而生氣，則備性在其中矣。勿忘勿助，是亦悟虛無自然無為者，所嫌集字尚在未能如孔子之打成一片。法言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蘇頌濱云：彼其為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為是滯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為是邪僻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黷其蔽，平其陷，解其離，未有不�者。也不服則遁，遁必有所窮，要之於所窮而執之，此孟子所以服諸子也。朱子語類云：詖辭，知其所蔽，詖是偏詖之詖，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滯，辭便廣闊，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正道，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辭也。孟子知言，只是從知其偏處始。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縮而至斲。目初問云：知言與養氣相因，非兩樣工夫，看透了。

道理打破了利害關頭其義不禦其末無秀氣即浩然
矣。一說淫邪遁蔽陷離窮皆相因也。說者一偏也。如楊
氏只說得義少仁一邊為我蔽之也。墨氏只說得仁少
義一邊兼愛蔽之也。其詞既偏必須辯博以濟其說而
至於淫放蕩不根汎濫無際矣。既至於淫必為邪僻之
論不可律之以理一向皆却正理矣。既至於邪必至逃
遁必變其說以求通矣。陷是錮蔽已深離是去道愈遠
窮是理屈而窮困。原旨云如何謂之說淫邪遁如何
謂之蔽陷離窮又如何謂之相因。蓋言之說者猶是在
正路上只說得這邊不顧那邊如堤之捍水只捍得一
邊不見一邊說出話來便自說來故知其心之蔽蔽者
如屏障之蔽也。說之久則流而為淫淫者如水之泛溢
四出也。此是漸漸出於正路然猶不敢顯然自外此所
以為辭之淫所以然者緣他心上蔽錮日深遂至於陷
陷者如陷溺之陷惟其陷溺故詞之淫也。淫而不已必
至於邪邪則已離正道矣。邪而不已必至於遁遁者如
亾子出奔之狀彼此躲閃惟恐人之得其踪跡也大抵
邪說豈可為常豈可服人辭之說者其勢必至於遁既
不能出乎邪之窠臼而又思夫正之門墻出彼入此無
所依據所謂人窮則反本也。窮者如窮人無所歸之窮

言
蓋心之離而至於窮者譬如旅人離其鄉里親戚遂至
飄泊終年窮而無所歸也害於其政害於其事即金陵
三不足之說言之彼執其說而有新法之行是亦害政
之一驗也 孟子測曰斯所謂諛淫邪遁而知其蔽陷
離窮者何也知人乎自知乎曰自知也孟子之學知言
養氣知行並進乎道者也何暇遽及知人乎知言者先
知之也先知之必明於心而見夫所謂道焉夫然後養
氣之功有所措而力行之矣諛辭何以知其所蔽也諛
者陂也蔽遮也其辭陂者知其能蔽遮我之本心也淫
辭何以知其所陷也淫者放也陷者溺也其辭放者知

其能陷溺乎我之本心也邪辭何以知其所離也邪者
僻也離者叛也其辭僻者知其能離叛乎我之本心也
遁辭何以知其所窮也遁逃也窮者困也其辭逃者知
其能困窮乎我之本心也何謂生於心而害於政與事
也吾之本心為諛淫邪道之辭所蔽陷而離窮之也本
心凶而四者之邪入主於心其黷而害於政事理勢之
已然者也四知備則外邪不入而本心之良知日明而
天理見矣子程子曰孟子知言乃知道也得之矣 印
古心語云諛淫邪遁吾辭也生於吾心必黷於政事雖
千里之外亦違之非害乎如以為天下之言則不黷於

吾之政事矣 五刻窮抄云知其所蔽 正是知彼辭處
 若不知其所蔽安知辭之為彼乎不是 知其彼又知其
 蔽作兩層也下同 五刻窮抄云孔子 兼之如太極兼
 陰兼陽之兼真即靈靈即真妙合無兩 非果有二件塞
 在腔子中 疑問云養氣即說直養 而無害說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知言節說害於其政說 害於其事煞大
 有意在孟子作七篇專辯心術心術一 差為害不小
 初問云學不厭是聖心只惟有此理 不着纖毫塵障
 萬象俱融真境澄澈性命之妙直與天 通洞然光明之
 本體故曰智教不倦是萬物一體無纖 毫爾我渾然大

傳子曰子爵將
 在孔門非惟將
 夏而已乃由閑
 之徒也

同之本體故曰仁不是學不厭故到知處亦不是由智
 而後學不厭仁做此 人物志云兼德而至中庸中庸
 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
 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 朱子語類
 云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些子所以具體而
 微 講錄云聖人之道渾然全體子張得其威儀游夏
 得其文學是為一體顏冉閔子具得全體但未能大而
 化之一體不要說小了微字亦只輕帶說且意都以為
 好故問孟子之所安者在何人 問顏子地位儘高亦
 姑舍是如何曰此是孟子之志立志者須以聖人自期

待纔讓第一事與別人便是自棄古人立志大率如此
但立志之後要力行以酬此志不然則其志嚶嚶而行
不掩焉者亦何足取乎 雲峰胡氏曰孟子以顏子具
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
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至者故此以下則專
言夫子之聖 初問云孟子願學孔子此章集義而浩
氣充於天地之間乃從心體上做出事業孟子平生受
用俱在此有根本有妙用性善仁義功業文章真是一
貫道理甚矣軻之似夫子也 講錄云自生民以來不
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
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者也况於夷尹而可若是班乎
未有孔子不可以仕止久速貫推開去說已包宰我子
貢有若之意在內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王文憲云言
三子德之盛君百里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應前加齊之
卿相不足道也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是自反而不縮
所以不為其同者同如此其異者又非伯夷伊尹之所
及也 講錄云此條是設言三聖人大本大蔀之同處
愚意作一串說孔子與夷尹雖未曾得天下然使得百
里之地為之君皆能朝諸侯而有天下所以能有天下
者豈是行不義殺不辜而得之蓋是心之正德之盛諸

卷之九
李

侯自然來朝萬民自然來歸而有天下也若是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皆其所不為者矣 通義東
嘉史氏曰孟子既曰智足以知聖人又曰汙不至阿其
所好詞氣之間揚而若抑抑而復揚皆所以極明其言
之可信蓋世間自有明足以知人而不能無所阿私者
則其言猶未可信也故必如集註假使汙下之說然後
下句足以備上句未盡之意意味深長或以汙為决字
之誤文意固直正恐智者之未可以必其皆無私也 案
孫奕示兒編云當以智足以知聖人汙七字為句汙小
也三子之智可以知聖人之小者不至阿私所愛而空

譽之 講錄云孟子要引宰我子貢有若之言以見孔
子之異於夷尹故先明三子之言為可信智足以知聖
人句重汙不至阿其所好輕帶說汙字與智字及 魏
志裴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
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
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
被寔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
彛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
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

於群聖哉 常仲孺文宣王廟碑云非聖人之述易義
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
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
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
得不生中古之彛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 歷代確論
荆公曰凡古之所謂聖人者於道德無所不盡也於道
德無所不盡則自傳記以來凡所謂聖人者宜無以相
尚而其所知宜同而宰我乃曰夫子賢於堯舜孟子亦
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蓋亦言其時而已伏羲堯舜
禹湯文武數聖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寢

明寢昌者也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
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 至於在下之
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為於天下待天下之
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
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孟子曰孔子集
大成者備萬世之法也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新安
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
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
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
孔子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子此言可謂深知孔

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
貢有若之言之先也歟 拾遺錄云夫子生鍾周季王
政寢缺愍大道之將崩惜文雅之垂墜乃搜籀章而定
五禮採遺音而正六樂故足以棟宇生民舟航萬代也
樂書曰見禮主於知政未始不知德楊雄曰人而無
禮焉以為德是也聞樂主於知德未始不知政樂記曰
審樂以知政是也 講錄云等百世之王是差等百王
之德政未有夫子是未有如孔子之德政者不是未有
孔子之禮樂也 筆乘耿子庸說孟子云見先王之禮
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少違忒

非其虛靈洞徹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禮生民未
有之盛也此說遠勝傳注 樂書曰竊稽子貢之知孔
子對太宰嚭之問則譬之太山而不知其所以為崇對
趙簡子之問則譬之江河而不知其所以為量或比宮
墻之峻而不可入或並日月之明而不可毀以言乎深
足以配海以言乎高足以配天彼其知孔子豈特禮樂
哉 楊子曰群鳥之於鳳也群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群
人之於聖乎 嚴君平註老子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
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
而神鳳王之毛者躩實而麒麟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

王之講錄云拔乎其萃就是形容出類的意思不是
兩平說話既高出乎其類則是拔起於衆人所聚之中
矣此泛說聖人的盛處然自生民以來不知有了多少
聖人皆未有盛過孔子者聖人是同中之異孔子尤異
中之異矣 雲峰胡氏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
極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孟
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知言
養氣知言養氣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闢異
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正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貫而
相貫實學者味之

以力假仁者霸

後漢書鄧禹曰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 後周
書序云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之異 子由古史云
以德服人凡有知者莫與之較以力服人力之所不勝
則殆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齊桓晉文皆因大國
之資而後有成齊襄公楚靈王奮齊楚之力無德而求
諸侯則國幸存而身死 朱子曰以德行仁德非止謂
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
事都做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
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

能彰信兆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真可謂長于譬喻也 朱子語類問以力假仁以德行仁曰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問霸字之義曰霸即伯也

漢書引哉生魄作哉作霸古者霸伯魄三字通用 口義云以力假仁只借他名色其實所恃還在力以德行仁這仁已得之於心從心上推出去 王者念頭到處人便服故云無思不服 呂氏春秋曰孔子布衣之士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 講錄云自古王者皆得人心悅誠服此獨以七十子服孔子譬者孔子布衣耳初無勢力驅人尤見以德之意七十子亦無些勉強自然服他且極流離困苦亦不忍去尤見得心悅誠服之甚 無思不服思是心思無一人的心思不服即此以德服人中心悅而誠服之謂矣

仁則榮

宋史牟子才言天下岌殆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柰何懷宴安以鳩毒而不明閒暇之政刑乎 五刻窮抄云此仁字乃一日二日惟絕惟康不容偷惰之私意也海宇清晏而赫濯其聲靈朝廷尊嚴而焜耀其威望主君之榮施多矣 董槐傳曰外有敵國其計莫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 歐國在前宜拔林能有用之士 講錄云貴德尊士者 夏仁之德故尊有仁德之士也賢能便是士在位在職 便是尊之賢未嘗無才而

所長者德能未嘗無德而所長者才二者兼收正為政刑之用耳故國家閒暇及是時便與賢能修明其政刑可因者因可革者革可損益者損益夫然後政皆仁政刑皆仁刑天下皆歸於吾仁而雖大國必畏之小國不消說矣 理解集曰國家閒暇可謂無事了然須存個有事的心的康節子以太平時為飲酒酌酌開花離披時侯晦菴子以為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要兢兢如捧盃水方可保得此明其政刑所以為不可緩也及字有汲汲之意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者正如此 石渠意見補缺云註謂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意見以為

國家之事一日二日萬幾至廣如何得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非言無常行事也 雙峰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政刑怠教則不暇貴德尊士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福也仁榮者如此及時而樂教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

尊賢使能

汲冢周書曰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官有材士歸之闕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歛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

來此謂歸德 原旨云五悅字與五願字相照願字生於悅字來王道以得人心為本曰悅曰願皆是得其心也 講錄云此五節汎言王者之政信能行此處纔是勉當時之君 賢者曰尊能者曰使二字亦是不苟下的試看高帝於張良蕭何則尊之為師而為相韓信則使之為將而不託以腹心此尊賢使能之效也 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侷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有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

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 問
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為
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官室前一
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
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
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
價治事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是也 歷代確論王荆
公曰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
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
而不廛 讀禮疑圖云法而不廛正解廛而不征之意

謂廛是治以廛法非謂賦廛也蓋先王時市地錢亦所
不取以逐末之多寡而異其制此亦以後世之情億其
如此先王之時教民務本民亦嫌於逐末其為來百工
之政所以濟其養之不足豈遂加抑乎 石渠意見補
缺云市廛而不征言止取市宅之稅而不取貨物之稅
法而不廛言市廛之人有犯法者該罰之物若重於市
宅之稅止取該罰之物而不取市宅之稅即所謂用其
一而緩其二之意也 經子訂疑云大都只要說得聖
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之心事明曉廛者何如今之門
攤錢是也征者何如今之稅課局是也關征何如今之

鈔關等類是也里布夫家之征後世却無非及略也意不重禁游惰而以夫里槩派之民耳屢而不征二句須要極意抑揚說蓋言王政只要人不遂末專務農如市上逐末者多則量取其門攤錢少加摧挫然終不征其貨也何者征則利之矣至於市上逐末人少則但立市官以治其爭奪耳豈惟不稅且并門攤錢也不取何者業知其少而猶屢之亦是利心也關津隘口設立官司止於譏察奸暴以安吾民耳若抑勒而征商則安民者擾民禁暴者為暴矣屢無夫里之布頗難解當解曰屢無夫家之征屢無夫里之布蓋先王之世各鄉村百姓

農耕之外便作府史胥徒若無職事便是游手之民故令出夫家之征以困之使彼不敢游惰也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而鄉村間宅內有不毛者便是惰民故令出一里之布以困之使彼不敢不種植也若市屢之民則豈可以鄉村例之為他逐末已是有門攤錢了而戰國時仍用鄉村例重復科征民豈堪命先王之政決無此事蓋先王節用愛人助法公田儘勾用了其餘分毫不擾於民也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市屢夫里之法可以盡廢今不得已些須取而摧抑之也只念念在百姓身上何曾撓八一分封殖自家意思 講錄云次節言

待商之政市字微讀廛乃市宅死字作活字看取其廛
之稅也廛而不征亦有法在內法而不廛亦有不征在
內 舊唐書崔融曰按周禮九賦其七日關市之賦竊
惟布縱繁巧關通未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
往古之時淳樸未斲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
代已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
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
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饑寒猥臻亂離斯起
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
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歛出入之

商賈不稅未往之行人

歷代確論王荆公曰文王之

揚子廬言氓之
為字从亡从民
流亡之民也周
禮凡治野以下
刑致氓以田里
安氓以樂昏擾
氓以土宜教氓
又云新氓之治
注新徙來者也
右是本國之民
已授田又向
必以田里安之
已安矣又向
必以土宜教之
乎以詩與子學
證之尤可驗詩

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變然後無征蓋
所以權之也 雙峰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
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
來歷以防姦究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
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
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布幣名或曰泉也即今謂之錢
原旨云廛無夫里之布蔡氏以廛為民居與願受一
廛之廛同與上市廛之廛稍異亦是 淮南子曰上視
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

口吐之癡也抱
布質絲匪未質
絲未即我謀注
子涉淮至於頭
丘此蓋氓之離
其本土而潘於
外州者也孟子
陳相自楚之滕
願受一廛而為
氓此蓋去其本
上而占籍於他
國者也又曰天
下之民皆悅而
願為之氓若是
本國何得云天
下之民若之茶
乎民之何得稱
氓乎

視下如子則允正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允正天下上親
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仁是
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鬪者積恩先施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朱子曰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
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 雙峰饒氏曰人心慈愛惻怛
纔見人便發將出未更忍不住所以謂之不忍人仁之
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不忍人之心程
子云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 西山真氏曰
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徃

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
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
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疑問云首黷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一句曰人則無古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異同
曰有則非本無加益曰不忍人之心則其根於一體同
胞之至切者自必軫念其疾苦而不令其失所而無告
故繫承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見
其黷之公然也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
下可運之掌上見其施之極易也 講錄云不忍人之
心是生生之心仁義禮智俱是生生之心也舊說以不

忍作仁而謂仁統四端者誤矣

韓非子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識仁編云仁者天之生德活潑潑地昭著心目苟一加察即真機見前仁識而天地萬物自在其中矣如見入井而怵惕惻隱則我與孺子原如手之捫足唇之護舌又焉有二體哉 東萊博議云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真心也真心一發森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維手傍觀俟其既墜乃蹇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為再生之思鄉鄰必以為過人之行義槩凜凜傾動閭里回視前日采入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鄰不稱若大不侔然則為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人邪寧遇後一人邪噫此王伯之辨也 羅念菴云乍見孺子乃孟子指點真心示人正以未有納交要譽惡聲之念無三念處始是真心其後擴克正欲時時是此心時時無雜念方可與堯舜相對 張無垢橫心傳錄不用意處直情自見用意則奪真矣孟子于赤子入井時喻仁此時直情便掩不得雖頑嚚不肖者亦須發見

朱子語類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箇物事說仁譬如草木之萌芽可以因萌芽知得他下面有根也不道萌芽便是根又不道掉了萌芽別取一箇根 樂喜耀稽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於木潛夫論曰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惻怛驚而赴救之者 講錄云惻隱者不忍於隔溺而傷痛也羞惡者不忍於不善而耻憎也辭讓者不忍於私已而推去也是非者不忍於昏昧而辨別也德是箇不忍人之心四句都是反說以見其心有耳無此

四者之心便不得謂之人既謂之人則必有此四者之心矣 說儲晉靈公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巢士元占當衢而射觀人避箭齊後主置蠟浴斛觀人裸浴叫號宛轉以為喜噓又齊文宣每行載死囚從有他怒則召殺之人呼供御囚芥視人命以供喜怒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赤城集云體大物全莫如仁仁者人也盡人之道者也故曰仁之取數獨多五常之仁猶四德之元一生物一愛人仁之分職易見一事言仁則義禮智信并舉之矣義禮智信不備不可以言仁 稗編程子曰天有五行人有五職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

高子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一個本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個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個秋底氣象只有一個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個事又着個甚安排得也
玉山講義曰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

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朱子語類四端未是盡所以只謂之端然四端入箇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之後隱痛比惻字深羞者羞已之非惡者惡人之惡辟者辟已之物讓者讓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搃名惻隱是箇腦子羞惡辟遜是非須從這裏發來若非惻隱三者俱是死物了
陳潛室木鍾集云端者端倪也物

之緒也使其無是理於內則何以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有是理於內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由而見於外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亦由其情之發見者善所以驗其性之善也 海蠡編云問羞惡辭讓是非如何是不忍人之心余曰內之耳目口鼻意與外境相觸神感神應不由人不惻隱不由人不羞惡不由人不辭讓是非要忍也忍不得故總屬之不忍也友人又問惻隱等心何不便名仁義禮智乎曰仁義禮智是體惻隱等是用無感時則名仁義禮智有感後則名惻隱等如惻隱緣孺子感之而有羞惡等亦各因感而有無感則寂然強名仁義禮智耳友人曰無感則無有如何又有仁義禮智之名余曰其實只一真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禮智亦然若不因感則仁義等名亦不立也又曰如何說惻隱等是仁義孔之端余曰見人影則知有人見鳥影則知有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烟則知有火仁義禮智是性體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於發用處見得耳故曰端考亭詩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頭活水未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未始悟

真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細玩諸句便是端字深
義矣 謂之曰乍見隨感輒應那有毫髮許別意攙入
正所謂第一念也蓋此箇離元明本體不遠不曾轉入
第二念禪家謂之現量轉入第二念便是比量非現量
矣禪家又謂之想元轉入第二念便是想不是想元矣
此是九轉靈丹一點則瓦礫皆黃金堯舜得此一點將
滿世界化為時雍風動故曰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天不
忍於不惻隱則當羞惡時決不忍於不羞惡以至當辯
讓是非時決不忍於不辯讓是非矣若曰無此數種心
其必非人類而後可也 夫四端既是決有的宜乎通

得到別處如何別處又擴克不去如乍見孺子固然惻
隱及見鄉鄰失所者又全不相干此其病在何處病在
不能知耳若還知得皆能擴克了便如始燃之火心至
燎原始達之泉必然盈壑又當知知即是擴克非知了
又另去擴克也蓋即知之時全體現見豈不是擴克知
之一字最是喫緊如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所謂民可
使由不可使知聖凡之隔隔於一知耳

朱子語類問推字與克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克則填
得未滿了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克則注得這一器

言終處
卷之二十九
滿了蓋仁義之性本自充塞天地若自家不能擴充則無緣得這箇殼子滿只是箇空殼子 通義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未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此章是也 金陵谷問澹園曰所謂一切現成都是道者不過是箇端全在當人知得知皆擴而充之矣若不真知得只成一句死語定復何用問如何是端如何是知皆擴而充之澹園曰孟子為人不識真心直以易知者做箇端倪若曰不忍之心人皆有之如乍見孺子入井便現出來那曾有內交要譽惡其聲等事然不過此心之端耳人能因此一端隨在體驗乃知此心處處皆是不但見孺子是他噶爾而與不受也是他噶爾而與不屑也是他不受爾汝不忘溝壑皆是他築着磕着何處不是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大衆躍然

○疑問云知皆擴而充之矣一知字是此心之靈覺不昧處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則所謂親親仁民愛物者具在於此故下兩開說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非初充復充之說 士翼曰云敬厚於師背漢事莽王祥孝於母叛魏附晉有是四端而不能充之者與

言終列
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矢人豈不仁於函入哉

講錄云此章先借曲藝當擇術以明人之當擇仁矢函
巫匠俱重不仁一邊矢不若函之仁匠亦不若巫之仁
此無他術使之然也故人之於術不可不慎一有不慎
便害了吾仁 術字該得廣不止矢函巫匠術不可不
慎此意最重孟子一生受用萬古光明只從善擇術來
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
人為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
已皆言為仁由已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
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

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
為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
機也 初問云天之尊爵孟子指出天字來要以良貴
形容說仁為萬善之元也有仁則萬善雖皆良貴仁為
統領而萬善俱出其下矣不可以人爵形容注中得之
最先句似誤天命之性合下一齊稟受豈有先付以仁
而萬善居其後之理 疑問云尊爵只說寵綏至重而
不可棄安宅只說居處極安而不可離非得之最先統
之最大之說 講錄云為仁便是仁者仁者處莫露由
已意射者反求諸已後纔繳云為仁之機在我而無難

言終少
如此人亦何憚而不為乎 石渠意見補缺云此與愛
人不親反其仁意同中庸言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
反求諸其身亦此意也集注引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解此節不切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宛陵切琢問子路禹舜大小曰仲由聞過即喜固極真
切人不告我過時作何功課禹聞昌言即拜固極真切
人無善言告我時作何功課人告人昌言尤待於有言
人已俱默時又作何功課惟舜只取諸人人則不待人
告教而自取善取善密矣不待言語之間而心願默契

取善無窮矣故曰與人為善自喜自拜自為善也無人
不取與人為善也非助人之謂也觸人之過即見已過
觸人之善即求已善無擇於耕稼陶漁皆有以取之故
大舜為大無界限也 橫浦心傳錄或問子路人告之
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喜與拜似非人情者先生
曰以人情觀之則聞過而喜聞善則拜頗似不情然二
人胸中絕與眾人不同故於善於過無分毫嫌忌拜善
初不自覺 尸子曰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
見人有善若已有善見人有過如已有過此有虞氏盛
德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舜固未嘗有不善之可舍亦

不待取人之善為己善也但無一毫私意而徇天下之
公則舍己從人之謂也事之善者人為之己亦為之即
取人為善之謂也如耕稼陶漁是也舜之聖天下固皆
知之人見己之所為若是而舜亦若是是我為者善矣
安得不勸為善乎故曰與人為善也中玄問辨錄云舍
己從人謂無我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而取善至廣無分
彼此但見一善便樂取之不知孰為己孰為人也明目
達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皆是舍己從人
樂取以為善者夫豈可分而言之曰己未善則舍以從
人人有善則取之於己以為善與人同之條件乎若然

則從人是箇甚取人又是箇甚 卓吾李氏曰無我相
故能舍己無人相故能從人非強之也善與人同故也
善既與人同何獨於我而有善乎人與我既同此善何
有一人之善而不可取乎故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
無非取諸人者後人推而誦之曰即此取人為善便自
與人為善矣舜初未嘗有欲與人為善之心也使舜先
存與善之心以取人則其取善也必不誠人心至神舜
亦必不能以與之矣舜惟終身知善之在人吾惟取之
而已耕稼陶漁之人既無不可取則千聖萬賢之善獨
不可取乎 又曰知己之可能又知人之皆可能己

李氏美曰善者
夫舜有大為至
君子莫大乎與
人為善須合作
一段有不可分
作三節大舜句
是一總語自善
與人同至與人
為善終見其大
虞君子莫大乎
與人為善大字
正應大為的大
字舜所以為大
者以其全已從
人取人以為善
而又與人為善
也既有人以俗
乎己又有以及
乎人君子之善
莫大於此故曰
夫舜有大為也
庶子分作三節

把舍已從人取
人為善明其
大而與人為善
又推開人有悲
於舜之入家亦
死得不可明矣

之善與人同也是無已而非人也而何已之不能舍既
知人之可能又知已之皆可能是人之善與已同也是
無人而非已也而何人之不可從此無人無已之學參
贊位育之實扶世立教之原蓋真有見於善與人同之
極故也不知善與人同之學而徒慕舍已從人之名是
有意於舍已也有意舍已即是有已有意從人即是有
人故真舍已者不見有已不見有已則無已可舍故曰
舍已真從人者不見有人不見有人則無人可從無人
可從故曰從人

伯夷非其君不事

朱子語類云不屑去說文說屑字云動作切切也只是
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夷隘惠不恭
不必言効之而不至者其弊乃如此只二子所為已有
此弊矣 疑問云此章說伯夷以非其君不事起語說
柳下惠以不羞污君起語條末一束以就字一束以去
字是旨歸在論去就非論清和也斷夷惠本文字面曰
隘曰不恭端的是隘是不恭非其流之弊之說孟子論
夷惠凡數見各有所謂此只論去就而斷其不可由
五刻窮抄云不屑去不重同人若曰悠々濁世何足與
較云耳蓋可去而去還把他當事是屑去也此則全把

隱以立己者之
不曰去偽人之景

他不放在心上不屑去之矣須知此本旨不重惠之和
易 石渠意見補缺云蓋言進居其位見賢必荐而不
隱也必以其道蓋言行事必以其道非其道不行也

講錄云進不隱賢就於必以其道見之已本是賢者若
進時依阿取容而不以其道便隱了已之賢必以其道
則已之賢不隱矣 皇甫湜夷惠清和論云士之率性

飭躬立志希古當以聖人為準的中庸為慕尚力苟不
足寧中止焉則清與和皆非通道不可準則若循迹而
辯以矯俗為心必不得已願附清者英文苑 鹿門子曰

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為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

下不為不恭矣 晁氏客語云伯夷疑乎隘也然不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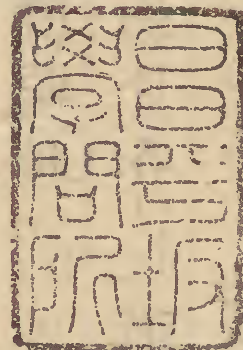
舊惡此所以為伯夷柳下惠疑乎不恭也然不以三公
易其介此所以為下惠 明道先生曰隘與不恭君子

不由非是瑕疵夷惠之語其弊鉅此 呂伯恭曰學伯

夷者未必得其清而先得其隘學惠者未必得其和而
先得其不恭大抵清之極易至於隘和之極易至於不
恭學之者當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可也

原旨云人之學問苟造其極則雖偏於一而亦可以
為聖苟偏於一則雖造於聖而亦不能無弊不由者謂
由乎夷之清則有夷之隘由乎惠之和則有惠之不恭

言
也孟子於孔子則曰願學於夷惠則曰不由是其胸中
自有權度在



文政戊寅

